

好

功

譯文叢

左拉選

勞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書章

畢修勺譯

動

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

一九五〇年四月初版
一九五三年四月四版

版權所有
不許翻印

印數 5501—8500 冊

出版者
文化生活出版社
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

印刷者
春明印書館

譯文叢書

Le Travail

勞 動

Emile Zola

左 拉 著

畢修勻譯

售價人民幣三萬四千五百元



Émile Zola

第一卷

繆納瀑布在布累斯山的兩岬中奔流。侶克·佛洛孟，由於偶然的興致，走出波克萊城，沿着山峽，在不里亞路上漫步。當他行到本城葛利農鍊鋼廠所在的亞比末●前面時，他瞥見木橋的一角，有兩個寒竅竅的瘦弱人影靠在欄干上。他很感動，他的心突然緊縮起來。這是一個外貌很年輕的女子，穿得很壞，頭部半隱在破碎的毛織物裏，緊靠她的身邊，站着一個衣衫單薄，臉色蒼白，大約只六歲左右的男孩子。兩個都用眼睛盯住工廠的大門，以失望者的沮喪忍耐，一動也不動地等候着。

侶克停下來，向着四周注視。這是九月中旬的傍晚，又潮濕又陰鬱，時間將近六點鐘了，天色已開始昏暗。那天是星期六，從星期四起，雨就沒有停止過。此刻雖已不再下了，而猛烈

的大風仍繼續驅逐天邊的黑雲，黑雲的破塊間，透出一種又髒又黃，簡直像死一樣陰慘的薄暮微光。在鋪着鐵軌，石板已被連續運載壓裂的大路上，滾滾流着如河的漆黑污泥，這是從附近不里亞煤礦拖來的粉碎煤屑。載煤的小車，仍先後相接地排列着。這些煤塵到處飛散，使整個山峽罩滿黑黢黢的愁容，它們在一堆一堆彷彿生滿癩瘡的工廠建築物上，汙成小的積水，向下傾流，連那些像濃烟一般無窮無盡掠過去的陰雲，也似乎被玷污了。一種不幸的憂傷隨風吹起，人們可以說，這震顫的和混濁的薄暮，帶來一個世界的末日。

侶克在少婦與孩子的數步以外停下時，他聽見孩子用大人般的堅決口氣說：

「聽！老大，你願意我去同他說話嗎？我或者會使他少生點氣哩！」

但是少婦回答：

「不，小弟，這不是孩子們的事情。」

他們又沉默了，重新以不安的忍耐態度等候着。

侶克注視亞比末。他於本年春季第一次經過波克萊時，由於同業的好奇心，曾參觀過這個工廠。數小時以前，是應他朋友曹爾丹的突然邀請，他纔重新趕到這裏，他很熟悉當地剛才過去的可怕事變：兩個月的大罷工，雙方都很吃虧，工廠因工作的停止，在收入方面蒙

受莫大的損失，工人因長久相持，逐漸感到無能的憤懣，慢慢陷入半飢餓的狀態。這只是前天星期四，經過了劇烈的爭論與很難得到的互相讓步之後，纔恢復了工作。並不快樂的工人，像失敗者一樣，都憤憤不平地重進工廠，所以他們的內心仍保持着受苦的回憶與復仇的願望。

在狂奔的黑雲之下，亞比末展佈它的許多廠房與許多敞棚的暗影。這可說是巨大的怪物蹲在那裏，逐漸擴大這小城的範圍。看伸展在各方面的屋頂顏色，人們可以猜到建築物的先後年代。現在它已佔有數百公畝的面積，容納一千左右的工人。最初造成的房屋，比較低劣，舊的瓦已經變黑，高臨其上的是新的大廠房，淺藍色的青石瓦，裝着配對的玻璃。從路邊，人們可以看見，上面還排着一列像蜂窠似的煉鋼爐，二十四公尺高的淬火槽，也在那裏，許多大炮一齊直立着，浸沒在石油裏。更高之處，大小不同的煙囪噴着煙，像森林似的，以它們的煤煙混入天邊飄逸的黑雲，至於許多細小的排汽管，則以有定的時間，發射尖聲的白汽。這可說是巨怪的呼吸，不斷由它吐出的灰塵與蒸汽，彷彿就是它連續工作時的汗雲。其次，還有它器官的擊動，從它努力中出來的衝撞與吼聲，機器的震顫，鍛鐵錘的響亮音

調，和蒸汽鎚的合拍巨聲，簡直像洪鐘一樣的響着，使四周的土地都受到震動。稍近一點，從路邊的一個小建築物，即第一個葛利農在此打鐵的一種地窖裏面，人們又聽見兩具水力鎚，像巨怪的脈搏一般在作瘋狂的跳躍，它的一切熔爐同時發着光，彷彿就是吞噬生命的巨口。

淡黃色與如此陰慘的薄暮，漸漸掩沒了亞比末，在這昏暗的烟霧中，還沒有一盞電燈照亮各個院子。罩滿灰塵的窗戶上也沒有洩露半點亮光。只有一種強烈的火燄，從一間大的廠房裏射出來，透過張開的大門，以熔液的一線長光，戳穿周圍的陰暗。這大概是一個煉鐵工人剛剛揭開他的爐門。此外，什麼都沒有，甚至沒有半點散失的火星，顯示這火的帝國；——火，在這陰暗的工作城裏燃燒與怒吼的火，從第一個服爾根——征服它以來，即被我們祖先用作無上工具，使鉄像熔蠟一樣變化，給人類以地上王國的火，現在似乎還隱藏在內

● 服爾根 (Vulcan) 是羅馬的火神和鉄匠的祖師，爲朱匹忒 (Jupiter) 與朱儂 (Juno) 的兒子。他生下來就很醜陋，由他的母親從奧倫比山擲下來，跌在勒姆諾斯 (Lemnos) 島上跌破了，就留在煉鉄的厄特那 (Etna) 山下與許多巨人一起工作。（見羅馬神話）此處指第一個用火的人——

譯者。

部，不想透露它的面目。

架在辦公廳頂上的小鐘樓已敲了六點鐘。侶克又聽見那可憐的孩子，以他的嘹亮聲音說：

『看！老大，他們已經出來了。』

『是的，我知道了，』少婦回答，『不要響，你安靜地站着吧。』

由於動手弄想拉住他，破碎的毛織物稍微脫離她的面龐，侶克很驚奇地瞥見她的面容很嬌嫩。她一定還不到二十歲，蓬亂的金髮，可憐的細長瘦臉，配上表現苦痛的蒼白嘴唇與被眼淚毀傷了的藍色眼睛，她的容貌，由他看來，似乎不甚漂亮。可是在這破舊的衣衫之下，是多麼玲瓏的少女體態！她以那麼顫抖與孱弱的胳膊緊拉着那個孩子在她的裙邊！無疑的，那個孩子一定是她的弟弟，他也像她一樣，滿頭金髮，亂蓬蓬的沒有梳好，可是他的態度，却比她的來得健壯與堅決。侶克不覺起了憐憫的心思，而那兩個悲慘的生物已不大放心，對於這位停在那邊，仔細審察他們的先生，已開始不安起來。尤其是她，看見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，闊肩巨手，生着一副健康與快樂的面容，前額又那麼端正，簡直有塔一樣的形狀——這是佛洛孟族的特徵，——竟在數步以外，不斷地注意她，似乎感到更大的窘迫。她轉

過臉去故意躲避，他對面瞪視她的一雙棕色眼睛。隨後，她又冒險，偷偷給他一瞥；看到侶克很和善的對她微笑，她就在自己遭受大不幸的煩亂中，稍向後退。

一陣鐘響，亞比末廠中有了動靜，日班的工人開始出廠；夜班的，則進去代替他們；因為怪物的吞噬生命是永不停止的，不論日夜，它都在發饑與鍛冶。然而工人們仍遲遲沒有出現，大多數都在預支薪水，雖然剛從星期四起，恢復他們的工作，而在兩個月的可怕罷工之後，飢餓那麼兇狠地威脅每個家庭，他們就不得不向廠方要求預支。稍後，他們終於一個一個或一小羣一小羣地出來了，大家低着頭，神色都很憂鬱與忙迫，他們緊緊握住袋裏的少許銀幣，拿這些費了很多辛苦纔到他們手裏的工資，去養活他們的家人，給他們的妻子與小孩以糊口的麵包。他們都從黑的路上消失了。

『看，他已出來了，老大，』孩子喃喃說。『你一定已看見他了，他同蒲龍一起呢。』

『是的，是的，你不要說話。』

兩個工人，兩個燒煉司務走出廠門。第一個，同蒲龍一起的那一個，肩頭放着一件呢的短衣，只有二十六歲光景，赭色的頭髮與鬍子，身材短小，不過筋肉却很壯健，突出的前額之下是彎曲的鼻子，顎骨很粗大，兩顴很顯露，可是笑起來，倒很可愛，這就給他以征服女性的

特點。至於蒲龍，則比他大了五歲，身上緊緊穿着一件淡綠絨的短靠，是一個又乾又瘦的大傢伙。他的臉孔，很像馬面，長的兩頰，短的下巴，斜的眼睛，表示他是一個脾氣平靜，容易相處，時常要受朋友控制的好人。

一下，後者就瞥見可憐的少婦與孩子，站在大路這一邊的木橋角上；他即用手肘輕撞他的同伴。

『看，賴貴，淑茜與奈納等在那邊……你要當心，如果你不願意他們來麻煩你的話……』

大發脾氣的賴貴捏緊他的拳頭。

『混賬的娼婦！我已夠受了，我已把她趕跑了……她還想抓住我，你去看看我的顏色吧！』

他似乎有點醉了！這是常有的事，如他自己所說似的，有些日子，爲着爐火不烤乾他的皮膚，他需要喝三瓶以上的紅酒，那天，他大概就是這個樣子。他若陷在半醉的狀態中，尤其是要作殘酷的誇張，要對他的同伴表示，他將怎樣去對待他已不愛了的姑娘們。

『你去，我看，我將給她膠貼在牆上。唉！我已夠受了！』

淑茜帶着靠在她裙邊的奈納，很懼怕似的，慢慢走去。但是看見另外兩個工人走近賴貴與蒲龍的時候，她又停止了。那兩個是夜班工人，他們從波克萊來。年紀較大的，名福裏爾，其實只有三十歲，而樣子却較老，彷彿已到四十上下了，他是拉鐵工，他從裝滿熔罐的火爐中，拉出熔解的金屬，他已被過勞的工作毀壞了，臉被燒，眼被炙，他的高大身材，彷彿已被火爐的高熱烤乾了。另一個名佛都訥，是他的內弟，十六歲的青年，因他的肌肉那麼貧弱，臉孔那麼瘦削，頭髮又那麼沒有光澤，看來簡直只有十二歲上下，他被苦工的機械工作侵蝕，眼睛盯着眩耀的火光，耳朵聽着震聾的巨聲，終日坐在煤烟瀾漫與機器喧鬧的環境中，管理蒸汽鏈的開關棒，他彷彿已被震呆了，再也沒有長大的希望了。

福裏爾用他的胳膊提着一隻黑柳條的舊籃，他以粗鈍的聲音問他的兩位朋友：

『你們已去過了嗎？』

他的意思是問他們是否已去過會計室，是否已預支到他們的工資。當賴貴不回答，只敲他的衣袋，使裏面五法郎一塊的許多銀幣鏘鏘發響時，他就做出失望的期待手勢。

『發天雷的上帝！我還要抽緊我的肚帶，一直等到明天早晨，你們想，這是多麼可怕啊！今天晚上，我一定要渴死，除非我的老婆不久會發現奇蹟，替我賒來一份紅酒！』

他的一份紅酒是每日或每夜的四瓶，他說，火爐那樣吸取他肉裏的血與汗，這一點酒，只夠他滋潤他的身體。他對自己臂下的空籃，只有一塊麵包在裏面搖動的空籃，投射苦惱的一瞥。如果沒有他的四瓶酒，這簡直是什麼都完了，他的疲勞工作已到昏暗的末日，他再也沒有方法繼續下去了。

「呸！你的老婆不會讓你受苦的，」蒲龍很懇懇的勸慰他，「誰也沒有她那麼大的賒賬本領呢！」

但是他們四個都停止在漚泥膠滑的路上，他們不再說話，都向一個人致敬。呂克看見人行道上，有一個年老的紳士，坐在一輛小車裏，由他的一個僕人推着散步，這個老紳士的面貌很端正，兩頰寬大，頭的四周，散滿長的銀髮。呂克認得他是宣樂梅，葛利農，即本地人嘴裏的宣樂梅先生，乃亞比末廠創辦人，伸鉄匠卜列斯·葛利農的兒子。他年紀很大，且患瘋癱病，每日就這樣沉默，不發一言，由僕人推着行走。他住在附近的一個產業，他孫所居的甲達舒別墅裏，那一晚回家時，經過工廠的門前，他只以簡單的示意，命他的僕人放慢腳步，他用依然明亮，活動與深沉的眼睛，長久注視這工作的怪物，濃黑的污雲在青灰色的天邊狂奔，他看模糊的暮色中，有日班的工人們忙著出來，夜班的工人們慢慢進去。隨後，他的

目光停止在經理的住宅上，這在花園中間，是他自己於四十年前命人建造起來的方形房屋，他會以征服的國王姿態統治過這裏，並在這裏賺過數百萬資產。

「宣樂梅先生不會因今夜的酒而感到難過呢，」蒲龍拿較低的聲音開着玩笑。

賴貴聳肩。

「你們要知道，我的曾祖父還是宣樂梅先生的同伴。當然兩個都是工人！他們會一起在這裏做伸鉄的工作。一個葛利農會發財，一個賴貴也會發財。如果這不是盜竊的結果，那一定是運氣在作祟！」

「住口吧，」蒲龍重新喃喃說，「你會給自己引出麻煩呢。」

賴貴的牢騷平息了，當宣樂梅先生經過他們面前，用他亮晶晶與固定的大眼睛注視這四個人的時候，他又敬懼地向他行禮，他像一般過慣了奴隸生活的工人一樣，嘴裏雖然喊着反對廠主，而血裏仍含有長期奴隸的根性，一遇見他終生所依賴的無上主人，就立刻會在他的面前發抖。僕人仍慢慢推着小車，宣樂梅先生終於從那條通波克萊去的黑路上消失了。

「呸！他在旋轉的小車裏，也不會怎麼幸福呢！」福裏爾像哲學家作結論似的說，「再

則，如果他的頭腦還很清楚的話，這裏的一切經過，由他看來，既是那麼奇特，他也不曾覺得怎麼舒服。各有各的困難……啊！發天雷的上帝！只要娜旦莉給我送來我的紅酒就好了！

他帶小佛都納進了工廠，後者露着癡愚的態度，始終沒有開過口。他們已經疲乏的肩膀消失在增深的陰暗中，陰暗的潮浪逐漸吞沒了廠房；至於賴貴與蒲龍，則重新行走，前一個引壞後一個，帶他到城裏的酒店去。忍受了這麼多的苦難之後，人們很可以去喝一杯酒，並笑一笑呀！

侶克，被憐憫的好奇心所誘，依然留着，讓他的背脊靠在木橋的欄干上，他看見淑茜重新以蹣跚的小步走去，擋住賴貴的道路。一剎那以前，她還希望賴貴向橋這一邊走來，同她一起回家；因為這是到老波克萊的直接路線，所謂老波克萊，就是亞比末廠大多數工人所住的又醜陋又惡濁的破屋堆。當她明白他並不同家，竟向較美的新市區前進時，她的心頭就被鬱悶所襲擊，她確信將要發生什麼不幸的事情：他到酒店裏去，把預支的錢喝光了，她又不得不同她的弟弟，餓着肚皮在街上的烈風之下，再等一整夜。苦痛與突然的憤怒給了她以那麼大的勇氣，她不顧自己是這麼瘦弱與可憐，就決然毅然跑去擋住男人的去路。

『奧古斯特，』她說，『你要明理一些，你不能讓我留在外面啦。』